

新冠疫情下的環球經歷

澳門日報-周祝瑛（大學教授）

新冠疫情全球緩和後，世界各地重新出現久違的旅遊人潮，只見機場、碼頭、火車站，甚至高速公路上，都擁入旅客與車陣，人們臉上綻放的笑容，彷彿久旱逢甘霖般，一掃過去被疫情籠罩的陰霾。

重讀來自英國蓋瑞(Gary Alliss)好友的來信，這位平日喜好搭郵輪旅行的高爾夫巡迴賽教練，分享個人在二〇二〇年春的環球郵輪上，看到各國因應疫情時的慌亂與冷暖。

旅程之初，他們夫婦一共攜帶四件三十二公斤托運行李箱，與四件十六公斤隨身行李，趕到法國馬賽港，參加一艘擁有來自五十二國旅客、五十五國工作人員、為期近四個月的環球郵輪。在兩千名乘客中，三分之二為法國人，德國人佔第二位，英國人不到二十人，南非十人，加拿大十二人，美國人不到百人，澳洲八十人。其餘還有少數來自意大利、西班牙與北歐等旅客。至於船上九百多名工作人員中，大多數來自印尼、薩摩亞、馬達加斯加、摩洛哥，少數來自意大利與東歐。其中，工作人員多屬年輕族群，而乘客則不乏七、八十歲的退休族，他們有的拄着拐杖，有的坐着輪椅，都是為

了實現環遊世界夢想而來的。許多人早在一、兩年前就訂下行程，哪怕出發前已聽到零星的疫情案例。

這艘郵輪是由一位身經百戰的意大利籍船長所領航，儘管後來的行程因疫情而被迫改變，卻仍創下全程“零感染率”的佳績！三年後這位船長捲土重來，帶領同一艘郵輪完成環球壯舉，令人感佩。只是二〇二〇年春這一旅程，還是出現三起遺憾事件，包括：航行之初的某個清晨，有直升機前來接運一位男性長者，送往西班牙阿利坎特緊急就醫。三個月後在斯里蘭卡外海，七十五歲的德國太太身染重病，被斯國海軍接走，但隨行的先生因疫情期間被拒入境，落得老太太最後孤獨病逝他鄉。接着幾周後經過蘇伊士運河，另一位老先生因病被埃及拒收後，改由以色列派醫療直升機，在紅海的波濤洶湧中接走，讓全船人員目睹以國醫療團隊與飛行員的高度專業英勇行徑。

沿途還經過許多南太平洋的遙遠小島，如著名的復活節島、庫克群島及大溪地等，後來都因疫情而相繼封島。在所有船舶停駛後，只能仰賴唯一的空運，與世界隔離兩、三年的海上孤島。島上居民如何走過這段歲月，少有人知曉。甚至連有“世界盡頭”之稱的阿根

廷烏斯懷亞城市，也一度被世人遺忘。

蓋瑞在途中，還無端遭遇家犬襲擊；在某位自稱名喚“沒有用”（Useless）導遊帶領下，造訪一座百餘年前的食人族島。島上迄今的監獄囚犯只需周一到周五服刑、不准離島，其餘周末還可回家團聚。蓋瑞因此行而有機會近距離比較英、法兩國人民對服裝時尚的態度。他認為“追求時尚”已成法國人的終生志業，尤其好以圍巾作裝飾，哪怕只在毛衣上披戴一條圍巾，其架式只有意大利富人能夠相比。法國人時時刻刻愛用圍巾，哪怕是在清晨甲板上慢跑、健身房運動、餐廳中吃飯、圖書館玩橋牌、舞廳中跳舞，甚至打乒乓球或曬日光浴，身上都要戴條圍巾！尤其是法國婦女，無論是身穿洋裝、短裙、休閒褲、戴太陽眼鏡或穿高跟鞋，她們都會注意到如何提臀、縮腹與挺直腰桿的走路姿勢。總之，在引領全球時尚方面，連素有穿着高雅的英國紳士，也比不上法國男人隨意一襲休閒服的氣派！

隨着疫情的逐漸擴散，在行程的第三個月開始遭遇沿途港口的拒絕入境，還一度出現海上七艘郵輪並行流浪的壯觀景象，還飽受一些政客趁機利用假訊息，散佈郵輪都是病船等污名。最後船上的法國

旅客與印尼工作人員，只得集體寫信給政府請願，才獲得開港或專機接駁等回應。而部分美、日旅客也在沿途獲准入境，先行返國。一路上，無論碼頭或機場檢疫，都如臨大敵般全副武裝，檢查森嚴。大眾運輸系統也因萬人空巷而停擺。旅客只能獨自拖着大行李箱走路，等候一、二個鐘頭才有計程車姍姍來遲。

總之，二〇二〇年的環球之旅，讓人意外地學到：在疫情下，人們必須仰賴“堅毅與互助”挺過來！